

论宫本百合子《逃走的伸子》中的权力运作与身体书写

徐 睿, 孔 月

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辽宁 大连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2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6日

摘 要

《逃走的伸子》映照出新式知识女性身陷婚姻关系时的性别生存困境。既有研究大多立足于社会思想层面展开解读, 对亲密关系中的权力作用与身体维度关注不足。文章基于福柯身体与权力理论, 对小说中的身体书写进行分析, 探究传统性别秩序如何借由婚姻日常生活完成对女性的规约与形塑。分析可见, 女性身体承受着传统性别秩序的塑造, 同时又为被压制的主体欲求提供表达出口, 身体经验构成伸子重新认识自我并最终选择离开婚姻的重要中介。身体书写能够呈现公共话语遮蔽下的个体生存体验, 为审视近代女性的主体处境提供独特的阐释思路。

关键词

《逃走的伸子》, 身体书写, 权力

On the Power Dynamics and Body Writing in Miyamoto Yuliko's *Nobuko in Flight*

Rui Xu, Yue K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Liaoning

Received: August 20, 2026; accepted: October 15,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6, 2026

Abstract

Nobuko in Flight reflects the gender survival predicament of modern Japanese intellectual women when they are trapped in marital relationships. Most previous studies have mainly conducted interpretations from the social ideological perspective, with insufficient attention paid to the role of power and the physical dimension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This article, based on Foucault's theory

of body and power, analyzes the body writing in the novel, exploring how the traditional gender order completes the regulation and shaping of women through marital daily life.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female body is shaped by the traditional gender order, while also providing an outlet for the suppressed subject's desires. The body experience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intermediary for Nobuko to re-recognize herself and ultimately choose to leave the marriage. The body writing can present the individual survival experience hidden from public discourse, providing a unique interpretive approach for examining the subjective situation of modern women.

Keywords

Nobuko in Flight, Body Writing, Power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宫本百合子(Miyamoto Yuliko, 1967)的《逃走的伸子》(2022)是以作家的婚恋往事为创作素材的私小说。主角伸子接受过新式高等教育,怀揣精神平等与自由婚恋的理想,不顾家人反对与学者佃结婚。但婚姻却不像她想象那般美好,丈夫始终以隐晦的方式主导两人的日常相处,不断压制伸子的表达与想法。日复一日的隔阂与约束让两人之间矛盾不断累积,于是伸子最终选择逃离婚姻。

作品以平实克制的第三人称口吻记录伸子与佃从相识、相恋再到相厌的经历,细致描摹出伸子在此期间的心境变化与成长。总览全文,夫妻间的隔阂与矛盾,很少爆发为激烈争执,而是散落在日常相处的点滴瞬间,通过神态、肢体动作、感觉等丰富且细腻的身体表现,呈现出婚姻中女性的期待与失落、彷徨与挣扎。这些身体表现不只是人物情绪的外在流露,更是亲密关系中权力暗流得以显现的重要媒介。这也要求研究不能仅停留于人物的思想与心理独白,更要捕捉、明晰身体层面的权力运作痕迹。

根据福柯对谱系学的认识可知,身体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并非单纯生物学意义上的肉体。身体蕴含着标记,它的表面有历史经验的烙印,是权力分析最特殊、最集中的地方[1]。而针对权力,福柯将其视为一种动态的力量关系,认为权力现象是隐蔽的、去中心化的[2]。正是看似不起眼的日常权力管理和制约着个人的言行、思想和生活节奏,发挥着无形渗透性的非直接统治效果。基于这一视角,本文将《逃走的伸子》中的身体书写置于婚姻中的权力关系中以加考察。

综观中日两国的先行研究,学界已经从女性意识、母女关系、女性主体性、叙述手法等多个维度对小说展开了探讨。在日本,自驹尺喜美、水田宗子将女性主义批评视角引入该作品研究之后,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围绕身体的讨论仍呈现碎片化的特征。其中,岩渊宏子[3]注意到文本中与“吃”相关的象征表达,主要通过文本细读对书中出现的象征表达进行逐个分析,认为伸子的“想吃”是生存绝境的象征,代表伸子对艺术氛围与鲜活生命的渴求。但该研究仅停留在文本象征的表层解读,并未解释伸子选择与“吃”相关的表达来传递渴望的原因以及隐藏在“吃”这一行为背后的深层逻辑。生方智子[4]援引福柯权力理论的相关观点,指出伸子虽以成为身体管理的主体为目标,但关于身体的叙事却存在表达阻滞的特点,其思路与观点具有启发意义,但并未对作品中的身体书写展开日常互动、疾病等维度的具体分析。反观国内对该作品的研究则较少且研究方向更为集中,大多聚焦于主人公的意识觉醒、主体性与人物形象建构等,尚未关注到身体维度,对婚姻权力如何通过日常身体经验进入人物感知,并进一步影响其自我认知的过程,仍缺乏系统讨论。

现有关于《逃走的伸子》的研究大多围绕伸子自我意识的摇摆与显现展开分析。但先行研究对伸子自觉意识的分析更多停留在观念、制度冲突与心理矛盾的层面, 忽视了外部的制度与思想压迫, 是如何通过具体的中介内化到主人公的生命体验中的。婚姻内部的权力压迫并不总是体现为公开的对抗, 而是潜藏在身体感知、肢体动作、欲望冲动等经验之中, 身体便是这种权力得以实现的场域, 也成为主体感知困境并产生抵抗意识的媒介。因此, 现有研究仍有必要进一步关注身体经验与婚姻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福柯在权力如何作用于个体身体并转化为自我约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此外, 结合布鲁克斯[5]、李白芬[6]的相关研究可知, 身体作为叙事的构成要素, 具有参与角色塑造、推动情节发展的功能。将该观点与福柯理论所揭示的、身体同所处社会现实紧密勾连的特质相互参照, 可发现文本中的身体在承担叙事功能的同时也容纳着丰富的现实内涵。因此, 本研究将身体书写定义为对身体的外表、动作、感觉、欲望等的具体描写, 其超越单纯的人物造型要素, 承载着权力关系、自我认识、处境纠葛等多重内涵, 并具有丰富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的功能。

立足于这一观点, 本文以福柯权力论、身体论为中心, 采用文本细读法, 考察《逃走的伸子》中身体如何在婚姻日常生活中被规约, 又如何成为欲望表达与追寻自我的媒介。具体从日常互动、“想吃”的冲动以及伤痛疾病三个层面展开分析, 揭示身体经验与女性自我认知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从而丰富该文本的研究维度。

2. 日常互动中的失语与应对

在伸子与佃的婚姻生活中, 权力的运作藏匿在日常相处的细微处。正如福柯所言, “使身体运作的微妙控制成为可能的, 使身体的种种力量永久服从的, 并施于这些力量一种温驯而有用关系的方法就是所谓的规训” [7]。通俗而言, 对身体的约束与塑造并不依靠粗暴的暴力压制, 而是以一种隐蔽、细微、持续的方式, 对人的举止、行为、态度乃至身体姿态进行无形的监视与约束, 让个体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温驯、顺从。在伸子与佃的两性关系中, 权力便以这种温和却顽固的形态渗透在日常互动中。

佃在婚后极少与伸子进行顺畅、有效的沟通, 反倒常以不耐烦的态度或肢体动作, 回避、打断伸子的表达。佃明知自己和岳父间的不愉快会让伸子左右为难, 但当伸子自认为终于发现了两人相处的和平之道, 并满怀期待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时, 佃只是不以为然地“一边用牙签, 一边眉头紧锁, 抬头睥睨着伸子” ([8]: p. 173) 作出不痛不痒的回答, 或者“掰手指那扁平粗犷的关节” (p. 173)。这一系列身体动作, 将佃的漠视与固执转化为可被感知的行为符号, 直接否定、压制了伸子积极的表达意愿。

如果说交谈之中的敷衍闪躲一点点磨掉了伸子表达的欲望, 那么佃包裹在温情外壳之下的情感支配, 则把伸子推进更沉重的困境中。佃安于扮演小上班族角色的生活, 但富有活力的伸子却难以忍受这种寂寥乏味的生活。每当伸子找不到生活的出口, 只能通过大哭来发泄时, 佃只感到困惑, 他“轻抚她的后背, 把脸凑过去” (p. 180), 安抚伸子说“会好起来的……会习惯的” (p. 180)。佃不曾思索伸子泪水中的委屈与落寞, 所以他根本不会明白, 这种“习惯”, 其实是伸子最惧怕的东西。除此之外, 佃始终不愿直面袒露自身真实想法, 很多时候都需要伸子替他梳理想法并引导他说出心里话。可一旦被逼到必须表态的时刻, 他便带上一丝幽怨, 将其归为伸子单方面的揣测: “你明知道我说不清楚。我相信你总有一天会明白的。真正爱我的人应该不会不懂的” (p. 215), 通过这样一番话, 佃不动声色地把共情与理解的义务转移到了伸子身上, 迫使她不停猜测、辨析、求证, 到头来又一次次被否定。

佃的这种温吞却又带有征服意味的言行, 虽不存在呵斥、禁令这类显性的惩戒, 却能够不断消解伸子的诉求。回归到小说可以发现, 佃表现出一种倾向, 那就是妻子应当收敛自身痛苦与质疑, 无条件地体谅、包容丈夫的情绪。所以每当夫妻间产生分歧时, 佃便通过安抚与带有幽怨的示弱, 将这种规范灌输给伸子, 并在潜意识中将伸子的痛苦与追问视为需要被纠正的“不规范”表现。需要注意的是, 在福

柯的分析框架中, 惩罚并不等同于暴力或公开制裁, 它同样可以表现为一种态度、一种冷淡、或者一个质问。佃正是依托这类不易觉察的情感手段, 让伸子不断陷入自我审视、怀疑的境地。这种潜藏在日常互动里的隐性惩罚, 最终指向一个结果, 那就是促使伸子变得顺从、克制、不去质疑伴侣, 并向所谓合格妻子的标准靠拢。

这种弥散于日常生活中的权力会慢慢侵入至伸子的身体感知, 造成反抗冲动和身体行动之间的断裂。小说中有两处细节十分耐人寻味: 当听到佃掰手指发出的骨头声响时, 伸子“伸出一只手, 险些在冲动的驱使下喊出‘别掰了’。但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阻止了她, 让她保持沉默”(p. 173); 当沟通陷入僵局, 被“真正爱我的人应该不会不懂”(p. 215)这类说辞堵得哑口无言时, 伸子“都要用力揉搓自己的额头”, “她很想吹吹口哨。奈何她吹不响”(p. 215)。通过这两处典型情节可以看出, 在妻子身份的道德规范与对佃的体谅与长期顺从下, 伸子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被约束、驯服。制止佃掰手指、想吹口哨的冲动, 只是身体在当下情境刺激下产生的短暂、偶发的反抗意向, 这种意向在当时仍处于弱势, 难以抗衡长期规约下形成的惯性, 因此身体行动只能以失败或停滞告终。

佃施加于伸子的种种约束与压力, 就这样渗透进夫妻相处的点滴, 构成了福柯笔下的“毛细血管式权力”, 即“它像毛细血管一样的存在形式, 它与每个人的切身相接的那一点: 它进入人们的肌理, 嵌入他们的举动、态度、话语, 溶入他们最初的学习和每日的生活”[9]。它将婚姻伦理、性别角色与情感责任转化为伸子身体内部的自我约束, 最终使顺从成为无须外力强迫的自发状态。伸子的克制、隐忍与身体失语, 正是权力实现微妙征服的直接体现。

3. “想吃”中的渴望与诉求

尽管婚姻生活中的各种约束一度压制了伸子的表达与行动, 使其陷入被动与隐忍, 但她的诉求与渴望并未消散, 反而在长期不被满足的婚姻状态中不断积聚、愈发强烈, 这点在作品后半段围绕“吃”展开的一系列象征表达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本能是原始的、从本质一般性上规定着所有发展的原本欲、原触发[10]。而人以及动物在成长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已经表现出饮食的本能, 襁褓中的婴儿在饥饿的驱使下, 会尝试吮吸所有可以直接吮吸到的东西。可以说饮食本能是人最基础的生存欲求, 当得不到满足时便会转化为强烈的匮乏感与渴求感。通过解析食物与饮食象征, 可以窥见伸子的饥饿感的精神内涵及其背后的诉求。

分家后的生活变得愈发规律, 佃安于小上班族的安稳, 缺乏思想成长与艺术追求, 渴望精神共鸣和艺术氛围的伸子, 渐渐陷入孤独, 由此发出了与“吃”相关的首次表达。伸子“每天都是那样饥渴”(p. 179), 她认为“艺术氛围就像食物一样必要, 而这正是他们家所缺乏的”, “就算他爱她, 她也得吃饭”(p. 179)。追溯文本细节, 不难发现伸子感到艺术氛围匮乏、饥饿感日益强烈的原因。佃的文学认知还停留在早年储备, 不再阅读新刊物。而当伸子逛二手书店发现中意的书时, 佃会用让伸子垂头丧气的语气说一句“非买不可吗?”(p. 178), 伸子只能把书放回原处。佃新写的一本关于自己专业的小书也充斥着陈词滥调, 让伸子“既悲哀又烦躁”(p. 175), 好不容易忍着怒气帮佃看完稿子, 想再和佃聊聊天, 分享下各自遇到的趣事, 结果佃却没劲地拿出零钱账簿, 问伸子今天在哪里、花了多少钱, 伸子的落寞可想而知。伸子立志进行理想的小说创作, 对她来说艺术氛围如同食物般不可或缺, 自己虽不必囿于家务, 能自由地能像海绵吸水般贪婪地阅读、感受、思考, 但佃却没有思想上的更新, 无法、也不愿和她交流艺术与内心世界, 这让她逐渐对缺乏活力的婚姻生活感到乏味。

随着婚姻中精神隔阂的不断加深, 伸子的饥饿感愈发强烈。她说自己“很想吃, 也有强烈的饥饿感, 没法忍着不吃。(中略)只要她提出要求, 丈夫定会分一口给她。但她吃不下, 她想要更干净的东西”(p. 200)。伸子婚前在纽约留学时, 她可以自由地去图书馆、美术馆或和师友交流, 自主地吸收各种各样的精

神养分。可步入婚姻之后,精神世界困囿于家庭日常,若想获得思想共鸣,便只能等待他的施舍。况且,他可以分出来的东西,是口头的爱情誓言,是规律的日常生活,是他所认为的世俗上的幸福。而这样的“食物”,对伸子来说是无法消化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上层中产阶级的知识女性,在日语小说原文中,伸子使用的是「食う」¹而非文雅表达「食べる」。新明解国语辞典²对「食べる」给出的解释是:(作为日常行为)吃东西。一般指将放入口中的食物咀嚼后再送入体内的行为。而搜索「食う」给出的有关“吃”的解释主要有两点:(动物等)呲起牙齿咬住某物,不肯松口(试图将东西吞入体内);为填饱肚子获取所需食物。女性较少使用,也常作为口语里指代“吃”的通俗说法,多为男性偏爱使用。对比可知,「食べる」指代的是温和、日常性的进食行为,而「食う」不仅在动作上暗含撕咬、攫取、牢牢占有的攻击性,还带有吃必要食物以维持生存的迫切性。可见,伸子借助「食う」一词粗粲而直白地宣泄出自己急不可耐、接近野蛮的“想吃”、“想吞噬”的饥饿感与生存欲望,同时「食う」带有的男性色彩使伸子的身体欲望呈现较为强烈、直接,也与她不愿依附丈夫、要自主攫取幸福的决绝姿态相呼应。

伸子反复发出的“想吃”这一身体行为层面的隐喻性表达实则是个体在婚姻日常约束的挤压之下,经由身体本能生发出的一种迂回的反抗形式。人类最初的快感与安全感均来自口唇的吮吸与吞咽,口腔作为首个动欲区,在帮助人体获取营养的同时,还会提供一种先于智性思考、纯粹身体性的刺激与满足[11]。伸子将艺术氛围比做食物,暗示艺术对于伸子来说不仅是审美体验,还是维系精神生命健康、获得内在快感与平衡的养分。而“想吃”的冲动,并非单纯的生理饥饿,而是以口唇动欲区的满足模式进发的对思想共鸣与灵魂交流的深层渴望,也是她试图对抗婚姻带来的内在枯竭、确立自我存在感、恢复生命活力的强烈冲动。

这种根植于身体本能的口唇渴求,早已超越了生理层面的进食需要。伸子的饥饿感其实源自对鲜活生命状态的追求,那份强烈到近乎本能的“想吃”,体现出她对打破封闭的自我边界,在与更高层次价值世界的交融中让生命重获流动与生长的渴望,也反衬出婚姻内部无形约束对女性精神供给的封锁与剥夺。

4. 伤痛、疾病中的困厄与周旋

婚姻中的权力与束缚不仅体现在身体表达与内在诉求中,也会以更为具象的生理形式呈现。疾病作为身体上突出、非正常的症候,往往承载着特定的道德倾向与价值判断。小说中,伤痛、疾病是权力与话语进入私人生活、塑造主体经验的重要路径,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主人公在婚姻内的不同困境。

伸子的脚伤,是故事里一处不起眼却格外耐人寻味的细节。它始于日常穿戴中的不适,本是寻常的皮肉伤,却在拖延与不当处理中逐渐加重。伸子脚被磨伤后,他前往外地出差,并在几天后寄来明信片,上面记录着他旅行途中的见闻,但在谈到奈良的鹿时,他却加了这样一句话,“如此温柔的动物,应该是不会脚疼的”(p. 258)。他的这番话语看似温和随意,却显露出支配意味。权力能够生产。它生产现实,生产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知识与权力结合起来并被赋予普遍的意义,形成了一个新的层面[1]。也就是说,权力会借知识构建出一套看似正确而完善的道理来对人施加影响。他将“温柔”与“不会脚疼”联系在一起,无形中为伸子的身体感受设定了一个真理般的参照标准,这既让伸子怀疑他是否在暗示自己不够温顺,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伸子承受“不够温柔”与“不该疼痛”的负累。

婚后生活中出现的另一值得探究的疾病意象是他的肺结核。在前文视角下他显得自私自利、顽固卑劣,但如果从两人的关系中跳脱出来,将目光放大至家庭、阶层与社会便会发现,他同样受到多重压制与束缚。疾病的社会性不局限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等所营造的社会环境,而更强调人作为社

¹「食う」一词出自《逃走的伸子》的日语版本原文。引自(宫本百合子. 伸子[M]. 新潮文库, 1967: 243.)。

²本文中《新明解国语辞典》对「食べる」「食う」词条的释义为笔者据日语原文翻译得出。

会存在与他人的道德关系[12], 从该角度出发, 可以认为佃的肺结核不是单纯的生理病灶, 而是多层道德关系催生下的身体症候, 由此也可以更清晰、全面地分析佃的处境。

首先, 佃与伸子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阶级差异。出身贫寒的佃在与伸子交往时就被恶意揣测, 婚后更是作为边缘人物承受着岳母的审视与猜忌, 就连伸子也形容他在自己家中的处境“就像一只胆小的狗, 突然加入了一个陌生的群体, 前前后后都有狗对着他狂吠”(p. 200)佃生病后, 多计代不仅没有表示关心, 反而怀疑佃是隐瞒肺结核的病情同伸子结婚。其次, 在婚姻内部二人因精神世界错位始终处于无形的博弈与疏离中。佃作为传统知识分子, 归国后辗转各校任教, 性格内敛孤僻、言辞委婉保守, 缺少直率与风趣, 而比他年幼十余岁的伸子生命力旺盛、擅长交际, 执着于小说创作的理想追求, 二人在年龄、阅历与精神追求上的根本差异, 直接造成了婚姻中的情感与精神错位。当伸子想改变婚后生活状态而提出分居时, 佃“脸色苍白, 带着疲惫的表情, 扭头等待伸子的回应”(p. 251), “满脸是泪, 面容扭曲而苍白, 头发都贴在额头上, 好似溺水身亡的人”(p. 253)。一份外人看来美满的婚姻事关他的世俗幸福以及身为男人的尊严与体面, 所以佃是无论如何都想保全婚姻的, 但伸子的诉求与主张又时常打破他安稳的生活。于是, 佃在伸子刺激下重新对婚姻燃起欲念, 不得不在婚后承受着伸子那猛烈撼动着他的情绪, 并为维护自己理想中的生活状态而心力交瘁。因此, 虽然肺结核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身心疾病, 但长期累积的道德压力与心理重负会作用于身体内部, 而这或许是诱发佃肺结核的原因之一。

对待这场突如其来的疾病, 伸子和佃的态度截然不同。伸子觉得这或许会改变两人的心境, 成为他们婚姻的转机, 但佃却不抱任何积极态度。他一反常态拿起《圣经》, 仿佛自己是最不幸的受难者、牺牲者, 这种场景每次都会“在她胸口激起同一种新鲜而尖锐的不适感, 进而蔓延至全身”(p. 307)。而真正让伸子信念崩塌的, 是佃的那句“总之, 这是幸福的人不会得的病”(p. 308)。显然, 佃对肺结核赋予了额外的意义。疾病并非隐喻, 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13]。从该角度看, 佃的言行将疾病进行了高度隐喻化。他回避两人关系中的真实问题, 把肺结核视为控诉婚姻与自我怜悯的工具, 暗示是因为伸子总不安稳过日子, 致使他身心痛苦, 所以才酿成疾病。

由此可知, 权力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 伸子与佃的夫妻关系并非是单向的压迫与反抗, 而是被社会文化与性别秩序塑造的两个个体间的互动与纠葛。伸子的脚伤看似只是一次普通的外伤, 却集中反映了她在婚姻关系中承受的压力。受伤的部位是支撑行走、象征行动自由的双脚, 也暗示着伸子越是渴望自由, 来自现实的束缚便越直观地体现在身体上。而透过肺结核, 可以看到佃在婚姻中的被动处境。阶层负担与精神内耗不断堆积, 最终以肺结核的形式在他的身体上显现出来。而佃又进一步将其作为维系关系、获取怜悯的工具, 这既折射出他受制于现实的无奈, 也暴露出其性格中固执怯懦、回避问题的局限, 凸显出人物形象的复杂与多面。

5. 结语

传统性别秩序的影响会渗透进夫妻相处的方方面面, 只是不常以激烈对抗的面貌显现。微观层面上权力的施加与运用, 会潜移默化作用于个体的身体感受与行为模式。而这种弥散开来的传统道德规范与性别秩序深刻影响着伸子与佃。尽管佃作为个体, 看似与宏观的权力机构无直接关联,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他的固执麻木与对伸子诉求的漠视, 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传统性别角色及男性中心婚姻观念的塑造。在他的观念之中, 婚姻只是男女相伴经营的世俗生活, 只要给予妻子一定限度的人身自由, 便已经完成丈夫的责任, 女性便不该再提出更多精神层面的诉求。从这一角度来看, 伸子与佃的矛盾也是伸子追求男女对等的思想与作为制度的恋爱婚姻之间的冲突与纠葛。同时, 伸子的身心变化也验证了身体的双重性, 即身体既是权力施加作用的对象, 也是欲望、抵抗意识得以流露的出口。从这个角度上看, 伸子的

“逃走”不仅是理智上的顿悟, 还是权力压迫与自我感受持续博弈下的结果。就此而言, 女性的身体成为调整自我认知、审视并调整自身处境的有效途径, 它为被社会角色裹挟的女性, 提供了一个回望内心、确认自我的重要窗口。

参考文献

- [1] 黄华. 权力, 身体与自我: 福柯与女性主义批评[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87, 63.
- [2] 胡耀辉, 欧阳谦. 福柯的权力理论与治理方法[J]. 教学与研究, 2021(3): 96-104.
- [3] 岩淵宏子. 『伸子』-<食いたい>ことの意味[J]. 日本文学協会. 1987, 36(3): 110-114.
- [4] 生方智子. 徴候としての身体——『伸子』における〈主体〉の様態[J]. 国文学: 解釈と鑑賞/至文堂編, 2006, 71(4): 4.
- [5] 彼得·布鲁克斯. 身体活: 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M]. 朱生坚, 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5.
- [6] 李自芬. 现代性体验与身份认同——中国现代小说的身体叙事研究[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9.
- [7]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13: 161.
- [8] 宫本百合子. 逃走的伸子[M]. 曹逸冰, 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2.
- [9] 福柯. 关于监狱的对话[M]//福柯集. 谢静珍, 译.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8: 269.
- [10] Husserl, E. (2013) Grenzprobleme der Phänomenologie: Analysen des Unbewusstseins und der Instinkte, Metaphysik, späte Ethik. In: *Texte aus dem Nachlass (1908-1937)*, Springer, 115.
- [1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性学三论[M]. 林克明, 译.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4: 62.
- [12] 陈默. 疾病的伦理认知与实践[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83.
- [13]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M]. 程巍,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5.